

SHANGHAI

故事会

®

故事会
5元
精品系列



STORIES

决斗故事



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GROUP

故事会

®

故事会
5元
精品系列



STORIES

决斗故事



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



上海文艺出版总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决斗故事/《故事会》编辑部编. - 上海: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,
2009.4重版(故事会5元精品系列) ISBN 978-7-5452-0254-0

I. 决... II. 故... III. 故事-作品集-世界 IV. I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015621号

丛 书 名: 故事会5元精品系列

书 名: 决斗故事

主 编: 何承伟

编 委: 何承伟 吴 伦 姚自豪 夏一鸣

责任编辑: 鲍 放

装帧设计: 王 伟

责任督印: 张 凯

出 版: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·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发 行: 上海文艺出版(集团)有限公司

电话: 021-64173007

传真: 021-64172001

地址: 上海市瞿溪路1365弄3号3楼

邮编: 200032

印 刷: 上海华文印刷厂

经 销: 故事会

版 次: 2009年4月第1版第2次印刷

规 格: 770×960 32开 印张5

书 号: ISBN 978-7-5452-0254-0/G·074

定 价: 5.00元

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el: 021-66987232

版权所有·不准翻印



STORIES

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品 (00208) www.storychina.cn

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所有图书可办理邮购, 免收邮费(挂号除外)

汇款地址: 上海市南绍兴路74号(200020); 收款人: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联系电话: 021-54667910

编者的话

《故事会》杂志是上海文艺出版总社旗下一本以发表故事为主的通俗文学刊物，其发行量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综合类期刊中一直名列前茅。

改革开放以来，她始终与时俱进，不断开拓创新，以积极健康的思想内容，清新明快的节奏，生动活泼的风格，亦庄亦谐的美感，赢得了海内外数千万读者的喜爱。

无数事实、经验和理性已经证明：好故事可以影响人的一生。而以我们之见，所谓好故事，在内容上讲述的应是做人与处世的道理，在形式上也应听得进、记得住、讲得出、传得开，而且不会因时代的变迁而失去她的本质特征和艺术光彩。

为了让更多的读者走进好故事，阅读好故事，欣赏好故事，珍藏好故事，传播好故事，我们特编选了一套“故事会5元精品系列”以飨之。其选择标准主要有以下三点：

- 一、在《故事会》杂志上发表的作品。
 - 二、有过目不忘的艺术感染力。
 - 三、有恒久的趣味，对今天的读者仍有启迪作用。
- 愿好故事伴随你的一生！

《故事会》编辑部

目 录

抢劫六百亿

- 跛足叫花子 2
坟包里笑声 9
谁是送药人 15
夜闹大柏树 21

激战魔尸岭

- 岔道 30
夜惊 32
绑架 36
私访 38
毒蛇 43
活鬼 46
魔尸 50
密窟 54
胁迫 57
巧遇 59
盗墓 61
重托 66
设计 68
出洞 73
落网 76

绿色蔷薇花

- 珍贵的礼物 81
手表的来历 85
奇怪的病人 90

挂钟上匕首	93
奇特的葬礼	96
棺材里秘密	100
偶然的巧遇	104
遗弃的皮箱	107
2号的手令	110
奇怪的调令	115
小镇上枪声	119
意外的重逢	122
神秘的2400	125
张开的大网	13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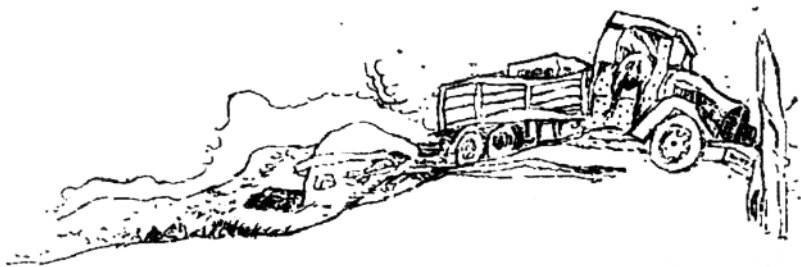
谁是布谷鸟

情报员被杀	137
冷炉里热灰	140
办公室亮光	142
蛋糕里秘密	145
铁箱计破灭	150

力量并非是体力的代名词。真正的力量,是坚韧不拔的钢铁意志产生的。



抢劫六百亿



跛足叫花子

1949年6月29日上午10时许，从上海外滩一座灰色大厦里走出五个人，他们的身材高矮胖瘦不一，他们的举止也似乎有些与众不同。他们边走边谈，脸上露出了兴奋的光彩。

这五个人是谁？他们为啥开心？

他们就是旧上海银行警卫大队“五猴”押运班的五兄弟。

提起五猴班，在旧上海可算得上是大肩膀上绑铜锣——走到哪响到哪。班里这五兄弟，都来自武术之乡——沧州城，人人都有一身了不得的武功，而且他们五人都是属猴的，当年二十九岁，所以人称“沧州五猴”班。他们按各自出生的月份、时辰为序，结拜为“红黄蓝白黑”五兄弟。他们为啥要以五种颜色作次序排列呢？说来，真叫一滴水掉进油瓶里，巧极了。原来，他们

五兄弟中的老大姓洪，老二姓王，老三姓蓝，老四姓白，老五姓郝。这个“郝”字，上海人读时与“黑”同音，便成了“红黄蓝白黑”。他们押车时，喜欢在车头左侧插一面红黄蓝白黑的五色旗，这面旗便成了他们五兄弟的标记。

五兄弟中要数老五武功最好，他是押运班的班长，又是驾驶员，绰号人称“小猢猻”老五。老五能一手开车，一手飞镖，无论是左手，还是右手，凡从他手中飞出去的钢镖，可以说是百发百中。他讲义气，守信用，你托他办事，只要他点头，哪怕刀山火海掉脑袋，也要替你办妥。加上他还是上海大流氓黄金荣的投帖门生。在旧上海的黑社会里，不管哪帮哪派，一提到小猢猻，都竖起大拇指；一看到汽车上的五色旗，都让他三分。因此，他押车，好像手里捧了十百千——万无一失。他是上海滩上响当当的人物。

今天上午，人民解放军驻银行系统军代表老陈，到宿舍把小猢猻请到办公室，对他说，随军进驻刚解放的崇明岛的银行同志，昨天给华东银行军管会打了个紧急报告，说上海解放时有一批国民党官僚和达官贵人来不及外逃，留在岛上，这些人利用身边携带的金条、银元，在岛上哄抬物价，扰乱金融。因此要求迅速运送人民币，以回收黄金银元，稳定市场。华东银行接到报告，立即请示军管会，决定由上海立即拨运六百亿（旧币）去崇明。并决定分段运送。陈代表告诉小猢猻，这由市内到吴淞的押运重任，就交给他们五猴班，要他们作好准备，下午再向他们交代押运的具体时间和路线。

小猢猻领了任务，回到宿舍向几位兄长一说，大家都很开心，也很激动。为啥？俗话说：一朝天子一朝臣。解放前他们吃得开、兜得转，可眼下解放了，共产党还信任不信任他们呢？今天，军代表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他们，无疑是最大的信任，你说他们能不开心不激动吗？常言道：人逢喜事精神爽。五兄弟

一高兴，就想去喝它几盅，于是出了宿舍，就往银行包饭作——莫有财厨房走去。

他们边走边谈，有说有笑。忽然小猢狲对大家说：“我想想也有点儿奇怪。这样重要的任务，共产党有的是解放军，为啥不武装押运，而让我们这些留用人员押运？”一听这话，蓝老三笑道：“老五，我看这叫‘强龙不压地头蛇’。我们牌子硬、情况熟，我们五兄弟的能耐共产党会不知道？”洪老大说：“我听说共产党有个什么统战政策，大概是为了团结我们留用人员吧？”小猢狲说：“老大、老三说的都在理。人家相信我们，我们绝不能含糊。这次一定要尽心尽力，就是掉脑袋也不能出洋相。否则，我们就甭想在上海滩混了！”说着话，不觉已到了“莫有财”。五个人径直来到最里面的一间，撩开门帘，里面只有一张八仙桌，兄弟五人就坐了下来。人刚坐定，跑堂就送上酒菜。

五兄弟各自斟满一杯酒，举起杯子，正要碰杯，突然，门帘被撩起，走进一个满脸大汗的包车夫。他顾不得擦汗，战战兢兢地朝大家扫了一眼，然后哈着腰问道：“请问，哪位是五爷？”

小猢狲说：“我就是。你是哪个宝号的？找我有何贵干？”

包车夫来到小猢狲面前，双手递上一张名片。小猢狲接过来一看，只见名片上印着：大昶诚典当，经理杨鸿兆。小猢狲想：这个名字好陌生呀，我与他素昧平生，他为啥派人来找我？包车夫见小猢狲沉思不语，压低了声音说：“五爷，敝号店主杨老板有批黄货要运回乡里，久闻五爷大名，特意求五爷帮忙，故而差小人前来请五爷赴宴。万望五爷赏光。”

原来是送上门的一笔外快生意。旧上海，私营钱庄多如牛毛，大多数没有专门押运的队伍，凡遇到现金、单据或贵重物品转运，就慕名求五猴班帮忙，五兄弟也就赚些外快，这已是司空见惯的事了。可今天，小猢狲一想到要押运六百亿人民币的任务，便把名片还给包车夫，说：“请你转告杨老板，近来，我们五兄

弟公务繁忙，分身不开。所托之事，实在力不从心，日后有机会，一定效力。”

不料包车夫不接名片，两只眼睛呆呆地望着小猢猻，鼻子一阵抽搐，从眼眶里滚出两颗泪珠，可怜巴巴地说：“五爷，近来因典当生意清淡，杨老板火气特别大。五爷如不肯赏脸，杨老板一定以为我办事不力，他一生气，就一定要叫我卷铺盖！五爷，小人上有老母，下有妻小，全靠小人挣钱维持一家生计。求五爷开恩，只要您老跟小人去见一见杨老板的面，让小人有个交待，小人的饭碗就能保住了。小人给五爷磕头，望五爷慈悲……”他边说边“扑通”一声跪了下来。

小猢猻等五兄弟万万没料到包车夫会来这一手，尽管他们是押镖玩枪的人，此时也动了感情。几个兄弟便一齐劝道：“老五，既然财神菩萨上门，你就跑一趟吧，先把生意接下来。怎么办，等你回来，我们再商量，别让这位兄弟为难了。”小猢猻听了众位兄弟的话，觉得也有道理，就起身跟着包车夫出了饭店，坐上包车夫的黄包车，不一会就到了宁波路石路口的大昶诚典当行。

这家典当行坐北朝南，墙上一个巨大的“當”字十分醒目。可惜“當”字虽大，近来的生意却像旗枪末子泡茶——清淡得很。典当行里的朝奉先生们，一个个伏在柜台上，有的观赏街景，有的闭目养神。

包车夫把小猢猻拉到典当行门口刚停下，就见一位身穿长衫的中年人抢先几步，来到门口，满面笑容，双手抱拳，说：“鄙人杨鸿兆，恭候五爷多时。五爷光临敝号，真是三生有幸。请、请——”

杨老板像迎上宾似的把小猢猻让进账台后面一间小会客室内，那里早已摆好一桌丰盛的酒席。杨老板把小猢猻让到一个面对柜台的上首席位上坐下，然后坐在一旁，提起酒壶，为小猢

孙敬酒。

小猢狲端起酒杯，举了一举，又把酒杯放下，因为在市面上闯荡的人都懂得，凡是不相识的人请酒，这第一杯酒是不能随便喝的。这杯酒叫“结交酒”，喝了第一杯酒，陌生人就变成了朋友。彼此既成了朋友，朋友托你办事，你就不好再推托。眼下小猢狲不明对方的底细，又不知他要押运什么货，运往何处，怎么好随便喝呢？因此，他只把酒杯举了一举，权作还礼。他放下酒杯，说：“你我素昧平生，杨老板如此厚爱，实不敢当。常言道：无功不受禄。在下是个粗人，喜欢直来直去。杨老板既然看得起小弟，若要我出力，尽可直言。”

“啊哟哟，五爷真是个爽快人！既然五爷如此直爽，那我就——”杨老板好像怕人听见似的把头凑近小猢狲的耳边，轻声说，“五爷，我这典当行乃祖传产业，哪料到到手中，竟会如此衰败。眼下解放了，我想把典当行关了，把平生积蓄的财产运回家乡，图个清闲，所以求五爷……”“你有多少东西？”“四箱黄货。”“请问，杨老板祖籍？”“本地人。四箱黄货只要送到吴淞镇就行。”

一听“吴淞镇”三个字，小猢狲马上联想到六百亿人民币也要押到吴淞上船的事来。他看了一下手表，又抬眼细细打量了一下杨老板，只见他，四十出头，圆脸扁鼻，一副商人相；再辨一辨他的口音，倒有本地人味道。小猢狲想了想，开口说道：“杨老板，咱们先小人后君子，你要我们押运的东西，请让我先验一验。”

“当然，当然，请上楼——”杨老板陪着小猢狲来到他的卧室，从床底下拖出四只固本肥皂箱。打开箱子，小猢狲弯腰把四只箱子全翻验一遍，果然都是货真价实的金条。这下，小猢狲放心了，他当即要杨老板取过封条，当面封好，两人都在封条的封口上做了记号，然后下楼，回到酒席上。小猢狲不客气地举起酒

杯，一饮而尽。酒过三巡，小猢狲心里惦着六百亿的事，不敢贪杯，便放杯吃饭。

杨老板也不硬劝，他捧出一百枚银元，分十叠放在小猢狲面前，另外又拿来两块“小黄鱼”给小猢狲，说：“五爷，区区薄礼，不成敬意，望五爷笑纳。事成之后，另当厚报……”

杨老板话音未落，只见从典当行外面走进一个蓬头垢面、衣衫褴褛的跛足叫花子。他手中捧了一个黄布包，一进门就高声嚷道：“喂，当一百块大头。”

朝奉先生见来了大生意，马上笑脸相迎，说：“请坐，请坐，本典当行有个规矩，看货论价。请先生先把货打开看看。”那跛足叫花子走近柜台，把手中的黄布包“咚”扔到柜台上。

朝奉先生接过黄布包，小心解开，往里一看，顿时吓得“啊”一声连退三步！原来里面是两颗冷冰冰的手榴弹！

杨老板见状，顿时脸上变了色：“又是地痞泼皮来敲竹杠了！”他说着叹了一口气，随手从柜里拿起两块袁大头走出去，赔着笑脸对跛足叫花子说：“鄙行如有得罪先生之处，还请见谅。”说着，将手榴弹重新包好，连同两块袁大头，一起塞给跛足叫花子，“请买杯水酒喝喝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。”

跛足叫花子一声冷笑，随手把两块银元“咣啷”丢进柜台里，重新抖开黄布包，右手举起手榴弹，冲着杨老板说：“怎么！把老子当要饭的？用这点钱就想打发我？老实告诉你，老子今天是等米下锅，就缺一百块！你把手榴弹收去，今后咱们黄牛角、水牛角各归各；不然的话，我反正活不下去，就来个‘轰隆隆’一道死。”说着，他用右手的小拇指勾进手榴弹后屁股的小环环。杨老板一见，吓得赶紧一边连连摇手，一边又转身从账台上抓起一把银元，他从小猢狲面前走过时，轻轻说一声：“五爷帮帮忙！”边说边迅速转身出来，把手里的银元一五一十数给跛足叫花子，总共二十四枚。跛足叫花子看着二十四枚银元，仍竖眉毛、弹眼珠

地说：“怎么，就这个数？今天我说定了，一百块缺只角，我叫你典当行上天！”说着，又扬扬手中的手榴弹。杨老板没办法，只得一边说：“请手下留情，我、我再去取……”

跛足叫花子见镇住了杨老板，脸上露出得意的微笑。他把二十四枚银元排好队，在左手掌里掂了掂，正打算把钱往破短衫袋袋里放，突然手掌被什么猛地往上一托，只见手掌里的二十四枚银元好似一条白龙腾“手”而起，“哗”一声全落到账台上。跛足叫花子一看，有个人站在身后，他“哇哇”怒吼一声，挥拳朝那人打来。那人不慌不忙将身子一晃，闪到他的背后，举起右掌，往他右肩窝一劈。这一劈，跛足叫花子举在半空中的拳头顿时垂了下来，活像自鸣钟的钟摆，荡过来、摆过去，痛得他牙齿咬得咯咯响，脸也扭歪了，眼珠却越睁越大，直盯着对方。

此人正是小猢狲，他见这跛足叫花子，实在太蛮横无理，已十分气恼，刚才杨老板求他帮忙，便决定趁机露一手给杨老板看看。现在，见跛足叫花子盯住自己看，便一把抓住对方的胸襟，指着自己面孔说：“认清清爽，把老子的眉毛也数一数，免得日后找错了人！你要找我，到银行警卫大队来，本人就是沧州五猴班的班长——”说着，用力一揉，把跛足叫花子推倒在墙角里。然后，走进柜台，取了那一百枚袁大头和两锭小黄鱼，对杨老板说：“恭敬不如从命，定洋我带走了。那东西，我们有空就来取。”杨老板问：“五爷，什么时候来取？”小猢狲说：“什么时候来取，要看我们是否有空。可能明天，可能后天，也可能过一会就来。反正你做好准备，不要耽搁了我们的时间就是了！”说完，他大步流星地出了门。

小猢狲前脚出了典当行，跛足叫花子后脚就跟出来。他一瘸一瘸地哀声喊道：“五爷，五爷，我实在不知您老在此，冒犯了您。我的脚已经瘸了，您再把我的手臂拍脱骹，叫我以后如何过日子呀？请五爷开恩，再拍我一记吧！我向您老保证，今后再不敲

人家的竹杠了。”

小猢狲见他苦苦哀求，便伸手捏住他的肩头，“嗨”在他穴位上用力一拍。跛足叫花子痛得“哎呀”一声叫，手臂顿时不荡了。小猢狲随手摸出五块袁大头，对他说：“交个朋友，日后要用钞票，可以到银行警卫大队来找我，切不可再干这种缺德事了。”“是、是、是。”跛足叫花子头点得像鸡啄米，双手却不接钱，“五爷，我们好几个兄弟都穷途潦倒，您给我五块大头，实在是杯水车薪……”小猢狲见他嫌少，便问：“你要多少？”“六百亿！”

小猢狲一听六百亿，好像一榔头敲在胸口头，浑身一震。那么跛足叫花子到底是何许人？他怎么知道六百亿人民币这件事的呢？

坟包里笑声

小猢狲听到从跛足叫花子嘴里吐出“六百亿”，真好比晴天一个霹雳，震得浑身一颤！他想：从军代表布置任务到眼下，也不过是一两个小时的事，他怎么竟知道了呢？看来眼前这叫花子定有来头！跛足叫花子见小猢狲发愣，便眯起眼睛，皮笑肉不笑地显出一副得意样子，说：“五爷，在家靠父母，出门靠朋友，您要发大财，兄弟为您欢喜，不过也得分一点给我们穷兄弟们做做嘛……”小猢狲感到事关重大，便决定要摸清跛足叫花子的来头，就顺水推舟说：“既然想做生意，总要找地方谈谈，开个价！”跛足叫花子朝四下扫一眼，往前一指：“五爷，我们就到前面‘一乐天’茶楼去坐坐。”

两个人一前一后，踏进一乐天，登上二楼，在临街靠窗的座位上坐下。跛足叫花子一坐下，就脱下那件破短衫，朝窗上一撂。此时，走来一位长脚茶博士，一边用抹布抹抹茶桌，一边笑嘻嘻地对小猢狲说：“老客，今天吃红茶还是淡茶？”小猢狲说：

“两壶红茶。”“是，马上来。”茶博士转个身，就送上来两壶上等祁红。

等茶博士一走，小猢狲单刀直入问：“朋友，既然看中了六百亿，就打开天窗明说了吧，你们打算怎样？”

跛足叫花子谄笑着说：“五爷，我们听说今晚是您押运这六百亿人民币。碍您五爷的面子，我们怎敢轻举妄动？”

“既然如此，又何必啰唆！”“五爷，您饱汉不知饿汉饥，我们几个穷兄弟已是饿急了的猫儿，闻到了鱼腥气，哪能不嘴馋？我们只求您五爷开恩，行个方便。待我们劫得六百亿人民币后，五爷拿大头，我们众兄弟分个小头，解解馋……”

小猢狲终于明白他们打算劫车。看来，今晚押车凶多吉少，六百亿人民币万一有个闪失，五猴班砸了牌子不说，也对不起共产党对自己的信任呀！他暗自权衡了一番利害后，决定先把这伙人的底摸摸清爽，再想对策。于是说道：“老弟，你们要劫车，我可以让开。可是，银行已被军管，押运这六百亿人民币由解放军督办，你们想过吗？而且，你们要与我合作，你们是哪帮哪派哪道山门，我还不知道。你们的老板是谁？总得让我明白了才能拍板啊！”

“可以，要见见我们老板，跟我走。”跛足叫花子说着，收起窗台上那件破短衫，朝肩胛上一甩，指指窗外，说，“五爷，那辆汽车是我们的包车，您要见我们老板，可以坐我们的汽车去。”小猢狲朝窗外一望，只见先施公司的转角上，停了一辆黑色福特小汽车，车门两旁站着两个彪形大汉，好像哼哈二将。小猢狲又是一惊：原来，自己早已在他们的监视之中。但他转而一想：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为了六百亿，不妨闯一下“鬼门关”！小猢狲想到这儿，朝跛足叫花子一挥手，说：“请——”

两人出了一乐天，来到汽车旁，跛足叫花子赶在小猢狲的前面，将车门一开：“请——”小猢狲弓起身子，就往车厢里钻。当

他身体钻进车厢，两只脚还在车厢外面时，跛足叫花子突然闪电般地上前抱起小猢猻的两只脚，小猢猻两脚一离地，人失去了重心，朝前扑倒下去。他忙伸出右手，在车厢座椅的靠背上用力一撑。谁知，车门对面早有一人抢先钻进了车厢，他趁小猢猻扑倒之际，用事先准备好的绳索套住了他的右手，小猢猻一跌倒，一个鲤鱼打挺人站了起来，不料右手却被绳索套住了。小猢猻立即转过身来，谁知那根套在右手上的绳索随着他的身体一转，正好在他身上绕了一圈，两只手被团团捆住，哼哈两将便一边一个把小猢猻夹在当中，坐在车厢后排位置上。这时，跛足叫花子也钻进了车厢，他在司机身旁坐下，回头对小猢猻说了声：“五爷，得罪了！”便给小猢猻蒙上了一块黑布。汽车随即“呼”一声启动了。

小猢猻被困在车厢里，动不了，又看不见，不知这伙歹徒要把自己押往何处。汽车开了一阵，逐渐颠簸起来，他凭经验判断，汽车已开出了市区。

开了大约不到半个小时，车子停下了。小猢猻被夹住双臂带下了车，东拐西拐走了五六分钟，蒙住眼睛的黑布才被取下来。小猢猻朝四周一看，“啊？”四周全是坟墩头，自己站在一座杂草丛生的荒坟面前，荒坟上竖着一块高六尺以上的黑亮光滑的墓碑。

跛足叫花子这时哈哈大笑说：“想不到吧？我们的老板就在坟包下面，想见见他吗？”

小猢猻正要开口，突然，那块墓碑动了起来，慢慢地朝他身上压下来，小猢猻急忙跳向一旁。只见墓碑“通”倒下后，墓碑下面露出一个黑乎乎的洞口，接着从洞中伸出一把紫竹小梯。跛足叫花子对小猢猻说：“五爷，老板就在下面，请下吧！”说着，伸手朝小猢猻肩胛上用力一推。小猢猻被推得朝前冲出几步，一脚踏在紫竹小梯子上，顺着梯子滑到了洞里。